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这里依然是青砖、古树、琉璃瓦。在北京协和大礼堂，岁月悠长平静，礼堂内前低后高的坡形地面上，中间一条步道，两边齐齐地排列着基督教堂式古朴的木制长椅，两侧墙壁镶嵌着中国传统花格式样的深漆窗户，对比之中横贯中西，散发出漫长时光都挡不住的百年协和的厚重沉淀。

给心灵留下空间 思想才有自由

医师报讯（记者 宗俊琳）4月18日，全球第23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由《医师报》社、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等主办的第二期“2018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走进百年协和大礼堂，倾听协和老中青三代人的朗朗书声，品读百年“协和”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曾经，协和医学院的各项重要仪式都在这举行，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等学者名人汇集于此，还有旧日京城的诸多故事、送出的一批批中国顶尖的医学人才林巧稚、黄家驷、吴阶平等大家。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本期读书会轮值会长何仲在致辞中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它既能让我们笑看天边云卷云舒，也能帮我们坐看人间的快意恩仇，希望与大家携手同行。

《医师报》社常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分享了泰戈尔的一段感悟——富翁的富在于他能买下广大空间布置庭院和花园，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心灵拥有空间，思想才有自由。

她说，今天有幸走进协和的神圣殿堂，品读协和“三宝”——专家、病案、图书馆，品读协和通往医学的大师之路，品读协和人那份深厚、从容中散发的自豪，就是希望大家忙碌中不忘精神享受，在阅读中开辟自由之精神家园。

本期特邀荐读人、中国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袁钟老师带我们翻开了《卡尔曼医学教育史》与《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回望弥足珍贵的协和记忆，领略其中回音悠远的医学人文情怀。

北京协和医学院内分泌科副教授李乃适作为另一位荐读人，娓娓道来荷兰求学生涯与结缘《申请科研基金》的始末和所得，折射出“老协和”精神元素——赤诚、担当和勤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主持人成音现场穿插朗读、互动，让读书会更为出色。

北京协和医学院宣传部部长范晓明、北京协和医学院团委副书记尹嘉男等专家及协和医学院的莘莘学子们近百人参与了活动，1个小时的互动环节印刻下一份闪亮的“协和”烙迹。

读书会由何仲院长、张艳萍执行总编辑共同主持。

“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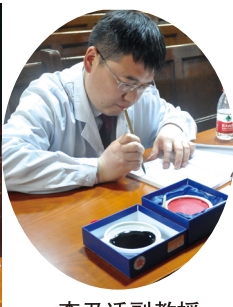
主办：医师报社、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协和心声社团、院团委
协办：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医学人文杂志



读书会现场



医师报社常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为袁钟教授、李乃适副教授、成音老师颁发2018年第二期特邀荐读人、朗读者证书



李乃适副教授现场签赠

中国医界好书读书会·2018 第二期 品读“百年协和”之音



范晓明 部长



尹嘉男 副书记



何仲 院长



张艳萍 执行总编辑

【荐读】

袁钟 朝花夕拾 协和之美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告诉了我们，西方人在中国开创医学院的原因。19世纪末，美国人将视线转向了远东，他们认为中国患者多，美国医生可针对各类疾病施展医术，而中国神秘的东方之美也吸引着他们。

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代表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来到北京，参观协和医学院之后不禁感叹：洛克菲勒的建筑显示了金钱的无所不能，在当时北京的满目疮痍中非常突出，仿佛是启发思想的纪念碑，记载着过去的荣耀，正置身于最精致的古代宫殿建筑而无愧于色。

而当年的药学家康特了解了协和医学院之后，曾表示，我从来不知道美国哪所学校有如此高效的运转，能够给研究者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但更为感人的，是协和医生们的家国情怀。历史上，为配合长期抗战，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教授于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协助军队治疗伤病。1938年，方圻先生曾参与刺杀汉奸周作人行动，极大地震动了敌伪。

同时，协和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是中美医学教育和交流的成功典范。回顾当年翻译出版《卡尔曼医学教育史》的艰辛过程，庆幸此书将现代医学教育中有所忽略的东西都呈现了出来。

另外，卡尔曼还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精辟凝练又不失准确地总结了医学和医生的本质。医学，应致力于救治，为公众提供关怀，重视病患和公众的需要，对于疾病和病痛的透彻理解，有专业的团队促成治疗的成功。合格的医生，清醒地知道奋斗目标并为此感到兴奋，强大的自信但并不意味着傲慢，保有充分的成就感和一颗永远学习的心。

朝花夕拾，协和之美，需读书来一页页品味。我相信，医生会从中寻找到宝贵初心。



李乃适 受惠恩师 西行求学

在8年学业结束并工作11年以后，我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远赴荷兰攻读理学博士。这一决定和此前的医学史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我国内内分泌学奠基人和转化医学的先驱、也医院内分泌科创

豪教授在结束住以后，就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学习了生物化学研究，回国后在钙磷代谢研究中脱颖而出。而我的恩师史轶懿院士，尽管一直到50多岁才有机会出国学习，但她回国后发表的论文和以前相比，还是有诸多风格变化，我猜测和她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不无关系。因此，我坚定了留学的信念，以38岁“高龄”去荷兰攻读理学博士。

然而，留学过程远比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尤其是开始阶段，身处异国寒冬，雪积冰封，几乎零起步地进入一个新领域。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越来越见识了荷兰学者的科学精神，并且发现这种精神与当年刘士豪教授的研究风格如出一辙。不仅对于学术如此，对于学术生活中的各种技巧，他们也采用同样的科学精神去研究，包括学术演讲技巧、论文书写、学术海报制作和科研基金申请等等。我参加了学术演讲技巧的课程，受益良多。

博士答辩通过后，我意外地获赠了一本荷兰著名医学教育家扬森教授的畅销书《申请科研基金》，读后如获至宝，这本书全面覆盖了申请科研基金工作的各项精髓，对每个细节都有详细指导。因此，我萌生了翻译这本书的想法，希望我国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少走弯路。回国后，当我向袁钟社长细述缘由，袁社长的一句话，令我感动至今——

“无论销量如何，这样的好书都应该做。我想，销量应该也不会差。”自此，几经辗转，书籍面世。愿他山之玉，助我国科研工作者一臂之力。



是北京协和建者刘士豪教授在结束住



成音 现场朗读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